

三朝北盟會編

大化書局

221237
197
4

三朝北盟會編

大化書局

✓ 37612

炎興下帙二十四

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盡其日。

賜朱勝非辭免批答。

制曰：朔纘奔世之丕基，屬四郊之多壘，眷求輔佐，期共濟于艱虞，涉歷歲時，久未聞于績效，既虛厥位，益難其人，允惟舊德之良，宜膺大政之託，授之國柄，出自予衷，再從廊廟之游，大慰寰區之望。而乃露章荐至，避讓牢辭，彌徇謙撝，殊哂延佇，矧卿元功在國，隱德及民，雅量足以凝遠，圖沉機足以斷大事，萬方引領，冀臻休息之期，二相同心，克副焦勞之志，毋留邦渙，用穆師瞻。

周紫芝上書。

書曰：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于朝，不習祖宗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遊談妄議，以干斧鉞之誅，誠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父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于方冊間者，皆可以爲今日鑒。至于學士大夫之所談說，閭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于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聞于古，又有所聞于今，自爲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聞漢遣蘇武持節匈奴，遭緡王之變，爲單于所繫，其後昭帝卽位，請于匈奴而得之。甘露中，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形凌煙，以著中興輔佐之助。中平之際，天下大亂，蔡琰爲胡騎所獲，入于南匈奴，魏武帝素與琰父邕

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爲列女，以光漢室。蘇武一使者，蔡琰一女子，于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繫，而昭帝之與魏武于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于肌膚，猶不忍中華土族，流落異域，以爲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救卹之不暇，況有天下之大，父母宗族，俱墮夷虜，可以忽然不爲之慮乎？今太上皇帝于陛下爲父，淵聖皇帝於陛下爲兄，其尊與漢之視蘇武爲孰重？而皇太后於陛下爲母，其愛與魏武之視蔡琰爲孰親？況胡虜盛強，憑侮中國，無所不至，日者虜騎再入，遂陷京師，二宮之尊，宗族之親，相屬於道者三千餘人，皆冒炎蒸涉沙漠，屈身蒙恥，未有反國之期，則其羞辱痛恨之心與漢魏之視蘇武蔡琰爲孰甚？三者利害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矣。在陛下豈不懷問寢之思，在原之念，欲迎復兩宮，以雪宗廟之恥，而快四方之恨乎？陛下果有意如此，臣不知其以何道而可以致？然臣以今日之勢爲陛下籌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下之天財以饋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使子房爲謀臣，侯公爲說士，猶未足以決勝負而定安危也。況臣之愚乎？臣不敢誣陛下以高論，撼陛下以危言，竊爲陛下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改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以招禍亂之本也。仰惟太上皇帝，恭己南面，垂三十年，思厭萬幾，以禪聖子，睿謀神算，斷自淵衷，當時百寮，誰敢言者？大臣李綱自九卿中首建此議，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淵聖皇帝博採師言，擢置左右，曾不旋踵，復以言罷太學之士，與父老百姓俯伏闕下，叩頭

流血，以請復用者，不可以鉅萬計，虜人聞綱復用，一夕爲之退舍數日，爲之歸師，則綱之用不用，豈不繫一時之重哉？奈何未幾，惑於羣言，妄以兵柄遂致覆師，以貽竄逐，朝廷知其爲賢，既委以輔相，豈當復責以將師之任？既責以此，豈容小訥，便加大譴？自古人君倚信大臣，自當斷以獨見，不可搖於異議，前日朝廷之於綱，其用也，以百姓譽之，其去也，以羣臣沮之，是大臣之進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實出衆人之私意，使綱雖欲奮忠慮爲國家排難解紛，其可得乎？臣於綱非門生故吏，平生未嘗識其面目，聞其聲歎，而興言及此，徒以天下中所係望，萬口一音，有不可掩者，此臣所以區區爲陛下言之也。昔郭子儀輔肅宗再造王室，中間雖惑於魚朝恩，譖之以奪其兵柄，而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卽悟，眷禮益隆，故能卒收成功，以興唐祚。憲宗討蔡師，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帝獨斷以不疑，故能卒用裴度以平僭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仰惟淵聖皇帝，爰自卽位以來，僅踰膏歲，更執政大臣，無慮數人，於白時中、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徐處仁、唐恪之徒，相繼進用，不過數月，輒復罷去，其餘近侍之臣，更出迭入，不可勝數，初無損益，徒有變更，用人不常，類皆如此。有一李綱乃不能用，以臣觀之，所謂近捨馮唐而遠思頗牧也。臣願陛下之於綱，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詆訐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則經綸天下之計，當自有遠畫，朝廷治國勢強，則虜人自然畏服，二帝當有還宮之期，四方漸獲消兵之福，其所倚賴，顧不重哉？臣所以望於陛下，耑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慮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交結朋比，倚

爲腹心遂使奄腐擅政儉人竊權人主子然以至孤立言之及此可爲寒心前年虜旣寇城元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爭挈妻孥順流東下爲自安計方其平時皆坐竊榮寵及緩急之際貌如路人此豈人臣之節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誅之域而朝廷不加深治後雖欲責以效死而弗去烏可得耶六賊之惡暴著遠夷義當戮於兩觀梟其頭顱狀其惡而聲罪之以播告萬方使夷狄知中國有威斷之君四海感聖主擅生殺之柄然後國威自立虜氣日銷而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賴臺諫之臣與太學之士懇惻屢言然後僅得略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翹足之望也其同惡之臣有出於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援引而進者非特不能盡逐而去之猶且倚以爲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其他固未易悉數如字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牛東南親見其事方王室遭困閉之患實臣子自奮之秋而勤王之師沮抑不遣傲睨慘毒無所不至黠徒數百以誅元帥爲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滿野拘繫囹圄如鞠囚徒粹中身爲人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汙士類上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臣不卽罷去遺患遂及於此乃知賞罰黜陟人主之大柄不可不明亦不可不敏武王討紂而釋箕子之囚知舉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知去惡尤不可不急也昔者齊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乃知舉善黜惡最人主之先務可不慎哉況蔡京用事以紹述責臣下非是則謂之沮毀以純正繩

學者非是，則謂之邪說，士不讀史書者，幾三十年，不知前代興亡，不知古人忠義，惟以偷安苟且，持祿養交爲事，凡今日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奸佞闖茸，假寵盜名，可誅而不誅，當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尙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至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是以猖狂之虜，得以自肆入關而來，渡河而去，兩年之間，盤旋往返，如在無人之境，寶玉貨貝，嬪御女子，盜攘驅逐，如探物而取，諸懷諸將，堅壁而不進，守臣開門以納寇，築壘京師，數月之間，殘虐萬狀，卒至二宮北狩，王城之人，號呼震地，臣思其由，皆始於黜陟不明，蓋黜陟不明，則正人不復盡用，奸人不得盡去，使前日盡行竄殛，不留爲今日之用，則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昔安祿山之反，眞卿守平原，杲卿守常山，皆能禦孤城以抗劇賊，李愬正色就死，而兩河聞風，再固危壁，張巡許遠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下賴以不亡，盧奕爲御史中丞，被服坐臺，罵賊不空口，郭子儀、李光弼皆轉戰逐北，誼不反顧，遂能復振唐室。不知今日忠臣義士，能如當時之衆乎？何前日忠義之多，而今日無之？蓋正人不用，而奸人猶在也。始朝廷起四總管兵首及城下者，惟張叔夜，臣是以知人才之盛，頗有愧于唐也。比者，虜人長驅直擣王室，兩河淮甸，以至京師，堅壁捍禦者，不知有幾？轉戰逐北者，不知有幾？罵賊死難者，不知有幾？延敵內應者，不知有幾？逗遛不進者，不知有幾？用命者賞之，不用命者戮之，則賞罰明而國威立，庶幾可以示激勸之方。陛下卽位以來，不聞有顯然賞于朝，戮于市者，則是國威有未立也。向以不能盡去朋黨，遂致其禍如此，今復不戒覆車，設有變故，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素立，賞罰

不素明，雖有激勸之方，臣知其不可復用也。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逐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犯難之士，凡前日假紹述，談純正，以自媒其身者，一洗而新之，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奸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于敢爲，庶幾可以雪恥萬世，以不墜祖宗無疆之基，臣所以望于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自崇觀以來，奸臣用事日久，鉗錮忠議，置而不用，士有慷慨敢言，衆皆指爲狂夫；小則屏斥夷裔，大則蒙被斧鉞，皂囊不奏于九重，臺諫遂幾于虛位，此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奸邪所以橫猾而日肆，朝無端人，禍及四海，至使夷狄興敢拒之師，人君下哀痛之詔，究其禍根，實出于此。淵聖皇帝深鑒前弊，卽位以來，虛已受諫，常若不及，擢置一時諫諍之集，招集天下敢言之士，忠議之風，煥然一新，雖禹湯之聖，無以復加，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蓋謂聽言之不可不擇也。人主聽言不先謀及乃心，而紛然惑于衆論，則何所適從而可？況賢者之出入，實繫一時之治亂，故魏有段干木，則諸侯息兵，虞有宮之奇，則晉獻不侵，汲黯在朝，而淮南爲之寢謀，裴度之用不用，每爲天下之重輕，可不謹哉！頃者，諫官上疏，論列李綱，十有餘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詆，以快私心，朝廷自當追念殊勳，置而不問，章雖屢上，斷以不疑，則後有言者，誰復敢以私怨陰相擠陷耶？一失斯人，亂不旋踵，至使金虜鳩諸國之衆，提百萬之師，叩關而來，如蹈空谷，兵動九天，聲震四海，而吾中國初無一夫敢當其敵者，幸而啗以金繒，割以壤地，虜亦從而退師，奈何！

虜馬朝解，守禦暮既，幸其既去，以爲苟安而不虞後日之憂，此豈策也哉？當時議者，猶欲縱其北渡，蹙其後塵，以追而擣之，既已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已而又以河朔之民，恥在左衽，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則大信既虧，虜情益憤矣。夫進不能追其師，退不能結以信，揣其私情，豈不再至，明年虜騎果入，固已洞知朝廷虛實強弱之勢，與夫兵伍之多寡，人才之勇怯，山川之險易矣。又當時在廷之臣，不免皆去，其用事之人，而一時之名臣宿將，悉已罷遣，以此自料，果有必勝之勢乎？何不斷以大義，與羣臣南下，名爲播遷，猶得上策，而又惑于衆議，城守不遷，使前日能以剛斷自許，于數計之中，必行其一，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臣願陛下體乾之剛，行巽之權，有光武起起之稱，無元帝優柔之失，則兩宮之恥可雪，七廟之祀不乏，而陛下之聖孝神武，光于四方，昭示萬世，有不可掩矣。臣所以望于陛下，勇于剛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勤儉之資，膺皇天付託之任，躬履艱難，嗣承丕緒，天心人望，莫不歸悅，而適遭兵革搶攘之餘，四海凋敝之日，扶衰撥亂，去危卽安，事有不可勝舉者，臣之狂瞽，所陳不過三策，誦臣之言，初若迂闊無補，察臣之意，實能切中時病。臣之私意，以謂不能力救三弊，不知何以遂致中興？臣度今日之最急者，不過欲報敵國之大讎，雪兩宮之幽憤，復境土，安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而已。且夷狄服叛，不常久矣，本其侵侮之由，實皆中國自召，又況資其兵力，以爲援助，其功既大，責報必深，一有不至，必有禍害。昔人以謂湯武之興，未嘗與夷狄共功，蓋疏而不用也。唐之肅宗，嘗用回紇矣，卒致掠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以爲唐患。

德宗嘗用吐蕃矣，卒致刼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惟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討賊，賜予不貲，而卒與賊連和，舉國入寇。於是太宗不勝其怒，曾不三年，電掃風除，遂墟其國，豈不快哉！國家倚金國以取燕雲，其禍根連結，固有所自來。度今日之勢，能如太宗之報突厥，其神且速如此乎？唐與之初，際天所覆，悉皆臣服。自三王以來，未之有也。惟吐蕃回鶻最號雄強，爲中國患，獨甚且久。當時謀臣猛將，國初兵卒，計不得其要領，晚節雖自亡，而唐亦衰焉。今夷虜日已盛強，中國漸致衰弱，臣願陛下體太宗之英武，以蹶其芽而犁其庭，不願若唐之末世，與二虜相爲盛衰而已也。議者以爲方今將帥乖離，戰士疲軟，申兵鈍敝，財用殫_也，連年動衆，不勝其勞，將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遠古，願鑒前日之三弊，以端乎任用，明於黜陟，勇於剛斷，爲陛下言之。蓋人主能論一相，則賢者必以類至，百度自然振舉，四海自然悅服。奈何正直則必爲邪佞所惡，功高則必爲庸庸所忌，此譖愬所以必行，譴逐所以隨至，是任用之事，最爲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盡去奸邪，則其勢必不兩立。且前日小人之徒，至今猶在顯位，則是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也。倘不決於祛除，臣恐終至誤國。是明於黜陟，尤爲人主之先務。二者非勇於剛斷，自信不疑，則亦不足以振主威於既弱，理頹緒之將紛。此三者，在陛下力行之而已。天下寇雖已去，而國勢漸削，四方嘯聚，旁午山谷，九族遠託窮廬，而虜情猶未定，安危未可知。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臥不得安寢，朝廷大臣，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時，豈得忽然不以安危介意？自陛下踐祚以來，其所施設，猶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陳三事，以冀陛

下奮然有爲，以革前日之弊也。去年金虜既去，而君臣相顧，以爲無事，故謀臣不講禦戎之策，絕塞不設防秋之戍，朝廷不選將帥，郡邑不練甲兵，乃復罷舒王配享之祀，復春秋取士之科，至於士論紛紛，幾成聚訟，可謂不急之務也。今日不鑒去年之弊，而禦戎防秋，選將練兵之計，一切置而不問，去年復春秋，今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制，觀其事體，與前日略同，安知虜人不復窺中國，以肆其虎狼之喙耶？此臣所以妄意，恐陛下復踵前日之三弊，是以敢効其愚衷，庶幾涖涖有以上裨獻納之恩。昔人論王霸之理，謂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今來曉銳勇敢之將，可使絕域之人，有能係單于而斬樓蘭，橫行匈奴而勒功燕然者乎？既不可得，即有賢相爲天下之所係望，名震四夷，能使酋長望風而畏，則何止卻百萬之師，制千里之難而已哉？臣見數年之後，要路無小人，朝廷有公議，將士革叛離之心，師徒鼓曉銳之氣，財力富強，國勢十倍，人人思奮以雪君父之恥，陛下又濟以剛明果斷，建立大功，以成大舜之孝，固自日矣。乃若興師動衆，動民異域，以與夷狄角一戰之勝，則臣不願陛下爲之。文德修而四夷賓，中夏安而遠人服，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昔人以爲周得上策，故曰治人惟聖人能之。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乃苦身焦思，嘗膽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吳國，使甲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徒以得大夫種范蠡而用之耳。故種能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而甲兵之事，則蠡實蒞之，越王爲之食不知肉，衣不重裘，折節下士，厚賢禮賓，賑貧弔死，與百姓同甘苦。是以二十三年之間，一舉而滅吳，以雪會稽之

恥以霸王之業不足爲陛下道。臣請以漢高之事明之。高祖二年，東伐楚，大敗於睢水之上。太公呂后質於羽軍，其後侯公往說而復歸於漢。及天下大安，偃兵，民而高祖五日一朝，號太上皇，復爲父子如初。果何術以得之哉？項羽棄范增而不用，高祖得三傑以共成帝業，故能力戰以有天下，智勇過於湯武，而行孝不減於曾參。今陛下得將相而用之，有若大夫種、范蠡、蕭何、陳平、張良之徒，而復讎雪恥之心，不忘於朝夕之間，則亦何患乎不能成二主之功耶？臣生長盛世，蒙被累聖之休光，恨無以自效其愚。朝廷遭值百六之災，北方之民，橫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東南僻遠之地，目不見戰伐之事，坐視兩宮，遠在異域，中夜臥起，悲憤交攻，自揣懦庸，不能挽強執銳，以效死，惟有孤忠，可以自獻，是以敢陳蕪穢之辭，不避猖狂之罪。頃者，郡國不以臣不肖，兩得充賦於澤宮道，由淮汴以至京師，是時四方奉花石之貢，吳、檣、蜀、編、岢峨而來，銜尾而進，不絕於道。臣在舟中望見，幾至泣下。是時欲陳狂瞽之言者屢矣，重念言之必至殺身，其實無補于國。今陛下踐阼之初，痛革諂諛之弊，樂聞甘鯁之言，臣于此時不思一奮，則是終身無可言之時也。惟陛下察其狂瞽，赦而不誅，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昧死俯伏待罪之至。

炎興下帙二十五

起建炎三年三月三日
辛巳，盡五日癸未。

三日辛巳，擇日幸江甯府。

是日降旨，昨金人逼近，倉卒南渡，曾至錢塘，勢非得已；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累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已離揚州，杭州非可久留之地，便當移蹕江甯府，經理中原之事；可令于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甯府合預排辦，併沿路一行所須等事，有司疾速排日施行，務要前期趕辦，應副諸軍外，領事悉從簡便，不得騷擾。

呂頤浩同知樞密院事。江甯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知杭州康允之差往措置江甯府事。裴淵及靳賽戰于秦州。

靳賽劫掠通州，以其衆至秦州，則曰收捉裴淵。淵出衆與戰，人無器甲，悉取民家氈褥作軟纏出城，爲賽所敗。淵在城上呼其衆入城，賽追至門外，時門扉猶未闔，淵之衆悉力禦之，賽衆退去，自後兩軍以皆官軍，遂各遣介議和，淵出金銀犒賽軍而去。

五日癸未，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殺簽書樞密王淵，舉兵向闕反，逼上遜位。皇太子元祐、太后垂簾聽政。

秀水閑居錄曰：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余爲中書侍郎，從車駕自瓜州渡江，四日早，辛執侍。

從朝于鎮江府治中上，因諭召從官諸將同入堂議事，有中官來云：急宣兩府，卽復馳詣行宮。上曰：適王淵奏來，乞速幸餘杭，云鎮江暫駐，止是照管得一處若虜人自通州對岸過江，先據蘇州，奈何？不若錢塘有重江之險，適已議定，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卽來，更無文字，朕卽今上馬，卿便治事。余頓首曰：臣敢不承命。車駕旣行，王淵在江下遣人報之，令差三百人入城防守，三鼓方至，都將楊沂中語曰：分差守倉庫諸門，時郡官皆不至。午間，聞通州梁永祖在近郭竹林寺，招之卽來，付以郡事。六日，官吏百姓稍稍入城，余率永祖徧走坊市告諭，衆情遂安。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卽作奏，有旨晚對，具速鎮江事。上喜見眉采，差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上曰：卿是執政官行事，並如朝廷，不須更眞畫一，卿必無過舉。余拜謝。是日車駕進發，繼得省劄，余加御營副使，月末忽被詔，抗章力辭，且請渡江之罪。至嘉禾，不敢進，又辭。王淵自平江來，云卽被召，遂先去。中使高琳等三輩繼至，皆齎御筆趣行。三月初一日，至臨安，黃汪二相皆罷。是日以晡入見。初二日，告廷除右相。初三日，朝廷方聚堂，得御批，王淵除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是夕聞諸將不樂。初四日，留身奏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陛下聞之否？上曰：如何？余曰：臣記得武臣作相，有免進呈及押劄子故事，今淵又兼都統制，于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罷淵兼官免進。呈書押于故事，庶弭衆論。上皆以爲然，卽行之。歸堂，少頃，內侍臣康履來宣傳，旣見，請屏人出黃紙一小卷，展視字兩行，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余謂此何謂也？履曰：軍中有謀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密以告。余曰：知其謀否？履曰：略知，期以來早

卽于天竺寺，適得聖旨，令朝廷召王淵商議，爲備事作，方喻其意。田卽苗也，金則劉也，詐言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部曲出外耳。卽召淵告之。至暮，淵報曰：「已遣精卒五百人，使臣十人，將一員，今夜伏于寺側。」初五日，早朝，右丞張激留身曲謝，候于殿門。未久，激倉皇至閣，子曰：「方奏事，內臣康履遽前去。」街市軍士邀截行路，履馳馬獲免。上見詰問傳旨，復召三府至榻前，上令履說，履言如初。且戰栗不退。余曰：「宰執奏事，其他臣僚，不當預，乞令履退。」余奏曰：「方今國步艱危，人情憂懼，正是奸宄作過時節，履說必有之，要須審于處置。」中軍統制官吳湛嘗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余曰：「湛在行內北門下營，乞遣人鞠問。」方令閣門官呼快行，召湛，忽報遣人奏急速事，令取文字。曰：「無文字，來人乞面奏。」卽呼入，云：「苗傅劉正彥今早率手下人，擐帶器甲，將爲教令，忽把截街巷，不放人行。」王樞密朝退，與正彥相逢，正彥手殺淵，簽其首，與諸軍同來內前，要奏事，已閉門拒守。上天駭愕，不覺起立。余曰：「旣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上曰：「卿卽遣報，旣至門首，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遂登門樓。』」傅與正彥在前，張達王世修次之，諸校又次之。皆被甲以長竿梟淵首，甲士擁其後。余抗聲曰：「汝等皆世受國恩，身爲將帥，一日如此，欲何爲也？」傅正彥仰首曰：「王淵渡江，敗事當誅，卻除樞密黃潛善汪伯彥作相，誤國，行遣極輕，康履會擇，凌侮諸將，人人切齒。」余曰：「王淵誠有罪，安得需殺？黃汪二相貶責自有次第，見議再貶，二內侍作過，上不知耳！知之不容，今當奏陳，重作行遣，速率諸軍歸營。」二凶拜，諸將軍士皆唱喏。余退迎上具奏。上曰：「何不退？」問更有何事？令余問之。二凶曰：「請誅履擇。」

上令吳湛呼康履少頃至押出門衆校卽殺之亦梟其首與王淵首相對擇下直不在禁中二凶又曰聞欲遣使金人乞請太后垂簾聽政上曰太后意如何余曰自然此理門下侍郎顏岐曰若太后自諭之則衆無辭矣上語岐曰卿往奏太后少頃太后乘小輿至不肯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執政皆以爲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爲邀去奈何余奏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導語言且觀羣凶之意上以爲可卽下樓步從小輿出至樓前太后呼二凶至講諭久之二凶但言乞垂簾庶於和議可成使回無成捲簾可也忽聞上傳旨可依請衆皆羅拜稱謝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置甲諸軍尙不退二凶復請曰太后旣許垂簾乞尊主上爲太上皇帝請皇子魏國公攝政庶使和議可成余因垂泣而言曰凶逆之謀一至如此臣備員宰輔義當死國指樓下曰此臣死所也臣乞下樓面語二凶開諭三軍二凶所恃人衆耳三軍見從卽無事不然不過殺臣上俛首沉思曰卿欲如何開諭余曰臣今先問所請何意彼必曰爲和議又問出於二將與幕府耶出於軍衆耶彼必曰出軍衆則答曰如出諸軍當親往偏問旣入其軍則可以忠義利害諭之矣上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旣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余卽雨泣伏地曰事變如此臣無解紛之策欲盡死節而已不能保死後事也上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宜復圖之不成死亦未晚於是嗚咽不能言上令傳詔從議復令李邴取紙筆親書數字與之樓下皆呼拜諸軍欲退余揮淚奏曰臣終當下樓一問諸軍上曰卿勿輕發余曰臣不敢不慎卽趨出呼諸軍近前二凶先至余因更

喚幕官將佐使臣軍校等，來者數百人，駢首爭聽。余曰：二將之事，諸軍知之否？應曰：知。又問：此事出於忠義爲國耶？或別有所圖？應曰：忠義爲國，欲定和議。余又曰：金人與兵近在江岸，和議成與不成，固未可知。衆曰：更在朝廷措置。參議官王鈞甫欲前復退，余曰：王參議有何說？鈞甫出曰：今日之事，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余曰：果是忠於國家，別無奸謀，自今已後，循守法令，聽朝廷指揮，若有強橫鼓衆，不法之人，不得容庇，諸軍共誅之。皆曰：諾。衆遂退。初九日，鈞甫來與語，余遽問曰：前日樓下言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何謂不足？鈞甫逡巡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余又曰：此事軍中，以爲是爲非？鈞甫曰：亦有以爲非者。余曰：言學不足，必是以爲非。鈞甫致謝。余曰：道君皇帝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此輩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云：燕趙多奇士，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只謂朝廷未割得脚。余曰：未割得脚，只未可與虜角力，自治豈無策乎？以主上天資英睿，春秋鼎盛，尙割脚未得，虜營近在江北，太后抱負聽朝，將來秋深，事當何如？鈞甫曰：這箇則甚憂。余曰：賢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曾獻策要滅契丹，今金人所任信人，多是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必首先來取賢二人，須早爲朝廷協力，爲割脚之謀。鈞甫唯唯。是日上幸別宮，故相劉正夫第也，繼有旨稱容聖太上皇帝仍以容聖爲宮名，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十四日，張浚自平江遣進士馮康國持奏并中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虜情。次□白二囚，當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出得聞虜將有在揚楚之間者，未知酋長何在？須遣小使尋訪報信，今欲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何？皆曰：善。遂擬定召王孝迪。